

钟书大家说

钱穆1895年出生于无锡，1990年在台北辞世。钱穆始终把自己的学问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。他临终前留下两大遗愿，一是归葬故里，二是学术思想成果完整回到大陆。1992年，钱穆的骨灰被葬在太湖边。2011年，《钱穆先生全集（新校本）》由九州出版社在大陆完整出版。

今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30周年、辞世35周年。7月30日，无锡市江南文化研究会组织召开座谈会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，深入探讨钱穆的学术思想，交流如何用好人文化，向一代鸿儒表达温情与敬意。

走近钱穆其人 开辟研究新径

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，钱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并未受过高等教育，而是自学成才。这与他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。无锡钱氏以诗书传家，钱穆从识字开始，人生阅读的第一本史书，就是写满批注的家传《史记》。“除了家庭环境的影响，钱穆这一生始终有名师、名家相互砥砺。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无锡市作协副主席陆阳在撰写《钱穆与同时代学人》的过程中，梳理出钱穆与胡适、顾颉刚、傅斯年、陈寅恪、汤用彤等20多位近现代著名学者之间的往来交集和学术异同，展现了钱穆一生的求学经历、著书立说和为人处世。

钱穆12岁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，历史、地理老师是吕思勉。吕思勉对钱穆的学识大为欣赏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钱穆就读的南京钟英中学因时局动荡宣布解散，钱穆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书，“中学肄业”成了他的最高学历。由于家贫无依、升学无路，18岁的钱穆前往家附近的小学任教，开始了长达10

我市召开纪念钱穆诞辰130周年座谈会

回望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

□张月、刘亚

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活。1922年，钱穆赴厦门集美学校，又开始了8年的中学教师生涯。这期间，钱穆自学不辍。1930年，他发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其考证功力得到历史学家顾颉刚激赏。经顾颉刚多次推荐，钱穆得以北上，登上燕京大学的讲台，很快又任教北大历史系并在清华和北师大兼课。

胡适倡导科学主义路径，主张以考据“打鬼”，而钱穆则致力于为传统文化“招魂”。傅斯年强调“史学即史科学”，其门下弟子王崇武被限制仅治明史，钱穆则批评这种“割裂史实”的做法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。“关于个体的学术研究，并不是孤立进行的，而是和同时代的相关的其他学人构成一种很密切的关系。”江南大学副教授刘桂秋表示，对于钱穆的研究，应注重人物之间的关系，而陆阳的研究突破了传统学人传记的窠臼，通过梳理钱穆与学者的互动，再现了民国学术生态的多元性。在刘桂秋看来，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江南文化、无锡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。

探讨钱穆其文 推动精神传承

钱穆先后在燕京、北大、清华、西南联大等名校任教，同时著书立说，影响教育了无数学子。后来，他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，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。座谈会上，专家们提及，从史学到文化学，钱穆逐步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，形成鲜明的学术精神：1931年出版《国学概论》、1937年出版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1940年出版《国史大纲》、1943年出版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、1952年出版《文化学大义》、1969年出版《中国文化丛谈》……“钱穆认为，无论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，无不由文

化问题产生，故无需不由文化问题来解决。”陆阳表示，钱穆对于历史文化的力量十分看重，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力量。

钱穆学问渊博，沟通四部，一生著书54部共计1700多万字。“读钱穆先生的文章会发现，他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进行讲述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。”青年学者王辉在研究大运河的过程中，偶然看到了钱穆先生写的一段文字。“他讲了关于吴国是怎么和楚国进行争霸的，他说，吴国很少利用长江北上。他那个时代，在缺乏史料和考古资料的情况下，能够有这样深入的研究，可见他在考证上的功力非常强。”王辉从钱穆的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研究的突破口，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对吴国大运河的写作。”

“天人合一”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。钱穆先生的辞世绝笔《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》一文，专论了天人合一的重要性，认为“天人合一论，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”。“我们在钱先生的研究当中看到非常多的温情与敬意，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思考天、人的关系，他说感性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认知方式，可以从文化的温情之中，找到人生的真谛。”无锡市委党校教师余若澜觉得，钱穆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历史学家和学者，尤其是他关于天人合一的思考，其实是把哲学的高度去思考中华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区分，“非常具有开创性和新意”。

用好名人文化 赋能城市发展

历史名人，是一座城市的重要名片。无锡名人辈出，近年来，我市也在通过宅院活化、艺术创作等方式将他们的故事、精神更加形象化地展现出来。“钱穆是具有国际影响力

的研究课题，值得无锡认真研究、好好传播。”“钱穆在无锡的创作更多属于文化随笔的范畴，这些随笔非常值得研读。”“回望历史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，钱穆先生所说的‘读书在于做人，读书在于做少数人’，是我们一生要为之追求的。”座谈会上，专家学者希望进一步挖掘无锡乡土文献，厘清钱穆在无锡的人生轨迹，推动无锡近代教育史、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。

学界对于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的研究已成为“显学”，以钱锺书故居为平台，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也十分频繁。但对于钱穆的研究显得不足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文化价值的传播。青年学者任逸飞参与了钱穆钱伟长故居的活化利用工程，负责钱穆展厅的图文布展内容。他希望在钱穆研究中可以开辟新领域、新境界。“钱穆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以前，有长达18年的时间在小学和中学教书，其中又有10年是在无锡乡间执教。”任逸飞认为，这段历史值得深挖，有利于了解钱穆早期学术观点的形成。

座谈会上，专家们指出，钱穆之所以为顾颉刚所赏识，得以进入大学教书，与他的生活境遇关系密切。无论是钱穆的兄长钱挚，钱穆在荡口果育学堂读书时的老师钱伯圭、顾子重、华倩翔、华紫翔，还是执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时的校长秦仲立、执教梅村县立四小时的同事朱怀天等，他们中许多人有留学经历，且学有专长。因此，对于名人文化的研究，离不开对于城市文脉和社会环境的研究。而对于名人文化的利用，也应打开视野。有学者表示，无锡名人文化资源丰富，对于人才培养和聚集具有借鉴意义。无锡应挖掘历史名人的当代价值，创造名人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，做好名人文化的利用与传播，使其成为名城建设的重要助力。

一部关于人性与救赎的江南叙事长卷

□陈建琪

王彩霞的长篇小说《雀的世界》是一部扎根于江南水乡的文学作品，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普通女性李一禾四十余年的人生轨迹，同时以“麻雀”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为切入点，探讨了命运、人性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。小说以李一禾的成长为主线，穿插江南农村的风土人情、家庭伦理、时代变革，以及麻将桌上的人性博弈。

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，往往始于引人入胜的故事布局，它既需要作者对叙事结构的精妙排布，亦离不开其在修辞调性、技法运用、叙述节奏上的匠心营造。《雀的世界》便深谙此道：作者以极具戏剧张力的笔触锚定开篇，瞬间激发读者的阅读渴望。此处暂不剧透，静待读者在书页间亲自解锁这份阅读惊喜。

出色的心理描写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个特色。李一禾是小说的核心人物，她的心理变化贯穿全书，从对温暖的渴望、对现实的妥协，到最终的觉醒与突围，构成了其完整且清晰的人物弧光。妈妈的丑事被曝光后，一禾做事处处小心，一天放学回家，远远就看见村东头伯伯家屋顶上横着一挂蚊帐——农村死了人便会把他的帐子卷起抛在屋顶上。走近才知道，原来是这个惹是生非的伯伯死了，一禾内心无法欢喜又无法生恨。父母常常吵架，

使得一禾更加内向，好多事情只能放在心里。上大学后，一禾暗恋上体育老师，她贪婪地欣赏着、渴慕着、神往着，脑海被他完全全地占领，白天晚上都不得自由。后面章节里李一禾和许中明的交往过程中，对一禾的心理活动描写同样精彩。在与日俱增的接触中，她既享受着又不安于被他笼在眼中的感觉，其中，有顾嘉济和郭伟都不曾带给她的宠溺感，时不时心跳加速又时不时回归理性的分寸感，以及情绪掌控在自己手里的舒适感。

作者对江南农村的细节描写是本书三个特色，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诗意与现实交织的世界。小说中常常出现“伯淡河”“李庄”，“在小学的东墙边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，将伯淡河和一禾家屋后那个深水潭连了起来。就在这河流构成的‘丁’字岔里，李庄小学静默如闺秀，温婉如碧玉。小学坐北朝南，大门是古铜色的木门，透出沧桑的斑驳……”这些描写不仅营造出江南特有的宁静氛围，也暗示了人物内心的柔软与孤独。

牌桌上的众生相是本书的重要一章，也是第四大特色。小说以“雀”为题，有两层寓意。一是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，像雀儿一样的渺小、卑微、顽强，生生不息在天地间。二是小说用很大篇幅

幅写了另一种“雀”，在缺乏精神依托的农村，“麻雀”是无处不在的娱乐活动；“四方城”中演绎的杀戮对决，蕴含了逐鹿尘世的无穷深意；沉迷“麻雀”成为压垮主人公一禾的最后一根稻草，“人生错落了支点，终是烂尾在了虚无至死的中年”。一禾自从迷上“麻雀”，就成了“困在这浅滩上的一条鱼，在满是赶海人的贪婪中，钻进更深的淤泥里，等待着下一次涨潮。越来越大的赌注下，人性的癫狂显露无遗。麻雀决定胜负的速度赶不上欲望膨胀的速度……她不知道短短几年间，自己是怎么从小赌怡情走到一掷千金的。或许，从踏入赌场的第一天开始，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”。赌徒的特征、赌徒的秉性，跃然纸上。

小说结尾，李一禾并没有彻底“逆袭”，她最终的觉醒是从“雀”到“人”的蜕变。但她开始尝试“重构自我”——可能重新拾起写作，或者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束缚。王彩霞的笔触细腻而深刻，她既写出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，也写出了人性中的微光。

这部小说值得每一个在现实中挣扎的人阅读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：“就算生活让我们满是伤疤，我还是期待着它从里面长出新芽。”

市井烟火里的美学

□张颂旸

的风景，介绍与开店面、吃面有关的轶事。因为作者有书法方面的修养，写到面店招牌和一碗面的讲究时，还把草圣林散之 and 陆苏州（文夫）在《美食家》中写的“一碗头汤面”都扯了进去，很有情趣和情调，用序作者都大明教授的一句话来概括：“认知完全达到了专业水平，还因着女性的细腻感性另辟蹊径而更胜同行一筹。”邵峰的文章较之于张建平，要率性散漫一点，有民国作家的范儿。他的《吃面随笔》，从无锡鸡汤银丝面到阜阳板面，再到宿迁手擀面，一路吃过去，一路写过去，个性跃然纸上，读着他的文字，让人感到很松弛、很愉悦。

第二，书中所写内容看起来都是围绕“吃吃白相相”在做文章，但深究起来，两位作家却是以“吃吃白相相”这个角度作为切入口，来反映时代、反映社会，书写人间百态，留下一幅又一幅鲜活感人、富有情趣的风俗画。这在张建平《臭带鱼咸带鱼》这篇带有小说元素的文章中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作者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加以表现，故事从“我”记事

起住在上海“过街楼”中起笔，在描述此间众生相时，突出写了“卖鱼娘娘”这个人物。“卖鱼娘娘”是宁波人，处在社会底层，平时节俭得要命，去小菜场买点荤腥，选的是那种最低档次的小带鱼，由于不够新鲜，清洗时常常散发出比较难闻的气味。就是这样的食材，在“卖鱼娘娘”那里，不仅要被精心调理，还要等在闵行工作的儿子周末回来，才能上桌。这引起了“我”的鄙视。然而，由一件“我”和外婆去排队买带鱼引发的感人故事，改变了“我”和外婆对“卖鱼娘娘”的看法，从而开启了有情有义的来往。邵峰有多篇这类题材的佳作，在此就不列举了。

第三，《吃吃白相相》中有许多的闲笔和题外话，它们以一种松弛、娱乐的笔法逐个道来，构成了本书又一鲜明的特色：既在真实真切地吃吃白相相，又在充分利用这种形式和方式进行个体化的文化追求，书写心中的情怀。比如，“沧浪亭前万顷波，姑苏桥畔一碗面——苏州本地人的日脚，就是这样，笃悠悠慢腾腾，退休不退休的，都不想太拼，

也不求闲着——这，倒似乎还是得了一点传统中庸的精髓。只是，做不做得到，那又是一回事了。就像这一碗面，再求中庸，再求面面俱到，有时候也逃不脱一个众口难调。”（张建平《姑苏桥畔一碗面》）“当然也有像徐渭、蒙克、朱新建那样的画家，他们的作品像喝醉了酒似的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迷于酒色，但他们活得非常痛苦，通过艺术创作，他们排遣与宣泄了内心积聚的负面情绪，使作品与酒产生了某种交织状态的物质。酒与艺术使人迷茫，酒是物质与精神的混合物，是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物质，这一点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对酒还是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高度警惕性，为了健康，还是必须远离酗酒。仅仅认可小酒怡情这一点。”（邵峰《酒的记忆》）

区区一篇短评，面对《吃吃白相相》中那么多优秀篇章，自然无法一一道尽。其好，也不止上面概括的三个特点。但这应该是一件好事，它给愿意认真读一读《吃吃白相相》的朋友，留下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，也省却了笔者更多的唠叨。

追思

忆许倬云先生

□叶建兴

惊悉无锡籍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于日前仙逝，享年九十五岁，深表哀悼！先生学贯中西，一生著作等身，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、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。

《万古江河》《西周史》《水击三千》《熔铸华夏》等著作，皆为其学术生涯的丰碑。读先生著作或观其访谈，总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与为人的智慧。先生一生漂泊，却根脉深植华夏；不惧生死，其通透达观令人敬仰。叶落归根，他坦然选择长眠故土，归葬无锡。

十余年前，有幸与先生有过一段难忘的交集。彼时先生应南京大学之邀讲学，杨振宁先生亲自陪同。随后先生返锡省亲，我受南大与无锡市领导嘱托，有幸陪同数日，并助先生选定墓地。其间，先生深情追忆幼时随母逃难、颠沛流离的艰辛岁月，言道葬于无锡，便是确信与母亲最为亲近。

先生最动人的心声，莫过于他人生中的缺憾——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。身为无锡人，少时于辅仁求学，虽自幼罹患肌肉萎缩症，终生需倚杖而行，却始终铭记当年搀扶、背负他的同窗、师长与亲友。先生长居台湾，后旅美执教，两岸长期分离，实为其心头之痛。陪同期间，我们特请著名书法家刘铁平先生以隶书题写“万古江河”条幅敬赠先生。在鸿运饭店品尝地道家乡风味时，先生甚为愉悦。席间，他动情提及对母亲的思念：每逢佳节，母亲必亲下厨房，大荤之后，总要做一道“生麸酿肉”——将生麸块切开小口，塞入肉末煮汤，出锅前撒上一把翠生生的豆苗。这道昔日锡城寻常的家常菜，承载着先生对慈母、故土与童年岁月的无尽追思。

闻听此言，我当即与鸿运饭店徐总商议复现此味。令人感动的是，饭店团队行动迅速，立赴学前街菜场购得新鲜生麸。不多时，一碗热气氤氲、豆苗青碧的“生麸酿肉”便呈至席前。凝视着这碗魂牵梦萦的家乡至味，许先生眼中顿时泛起晶莹的泪光……

据悉，先生辞世前二十余日最后一次受访，殷殷寄语世人：勿过高估计自己，亦勿妄自菲薄。这分明是他一生智慧凝结的箴言，也是他留给世人的珍贵结语。

连载



《羊道》三部曲

李娟 著

花城出版社

非虚构长篇散文《羊道》记录了作者李娟跟随哈萨克族扎克拜妈妈一家，历经寒暑，在新疆最北部粗犷、苍茫的阿勒泰山区游牧、转场、迁徙生活的日子。李娟以平和悠长的笔调，为我们呈现羊的命运以及围绕着羊的牧人的命运。



《克林索尔的最后一个夏天》

[德]赫尔曼·黑塞 著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克林索尔，这位在光阴流转中努力把握生命意义的画家，与他的朋友们——中国古代诗人李白、杜甫等人，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伙伴，一起寻找内心的安宁，并试图通过艺术来解答生活的疑问。这个“最后的夏天”，是调色盘一样的夏天，是阳光灿烂、葡萄酒香弥漫、充满力量与诱惑的夏天。